



趣品植树诗

□ 刘广荣

在我国古代浩瀚的诗海中,与“植树”有关的诗颇多。它们有的强调植树造林绿化美化环境的深远意义;有的借“植树”喻人,生动传神;有的嬉笑怒骂,抒发内心的情感……这些“植树”诗耐人寻味,不仅以其独特的形式增添了魅力,更以其朴实的语言、深沉的情感、丰富多彩的内涵,令人拍案叫绝。现采撷几首,与大家分享。

东晋陶渊明在《归园田居》中写道:“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园,桃李罗堂前。”陶渊明爱植树,住宅前面是果园,住宅后面的空地种了榆树和柳树。陶渊明对易生易长的柳树情有独钟,他种了五棵,自称“五柳先生”。

“楼东一株桃,枝叶拂青烟。此树我所种,别来向三年。桃今与楼齐,我行尚未旋。”是唐代诗人李白《寄东鲁二稚子》中的诗句。李白种的桃树由于忙碌无暇顾及,三年之后,桃树竟与房子一样高了。

唐代诗人杜甫也喜爱植树。他在《诣徐卿觅果栽》中云:“草堂少花今欲栽,不问绿李与黄梅。石笋街中却归去,果园坊里为求来。”可见杜甫植树不易,由于穷愁潦倒,他只好向石笋街果农索取树苗。“幽阴成颇杂,恶木剪还多”,杜甫草堂的树又多又杂。

“曾栽杨柳江南岸,一别江南两度春。遥忆青青江岸上,不知攀折是何人。”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忆江柳》中的诗句。白居易写有多首植树诗。他被贬忠州刺史时,赋了《东坡种树》一诗:“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但购有花者,不限桃李梅。”白居易大面积种植果树,除了桃树、李树、梅子外,凡是能买到的果树他都种。此外,白居易还种风景树。他在《春暮新居》诗中云:“江州司马日,忠州刺史时。栽松遍后院,种柳荫前墀。”

唐代的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柳宗元有植树诗《种柳戏题》:“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谈笑为故事,推移成昔年。垂阴当覆地,耸干会参天。好作思人树,惭无惠化传。”柳宗元任柳州刺史时,带领下属与老百姓一道在柳江边植树造林,他离任时柳江岸上已绿树成荫,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宋代苏东坡作有《戏作种松》一诗:“我昔少年时,种松满东冈,初移一寸根,琐细如插秧”。苏东坡小小年纪就学会了植树。“东风二月苏堤路,树桃花间柳花”,说的是杭州西湖的景点——苏堤。苏东坡在杭州当官时尤其重视植树造林,筑起了长堤,种上了桃树、柳树……

“人能百岁古稀,松得千年未为老。我移两松苦不早,岂望见渠身合抱。但怜众木总漂摇,颜色青青终自保。”出自宋代的王安石《松》诗。王安石也是喜爱植树之人。他晚年隐居于南京紫金山麓,屋前屋后种满了树,松、栎比比皆是,他的诗句“扶疏三百株,蔚棫最高茂”,是说种了三百棵树木,栎是长得最高大的一种树。

清末名将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期间,带领官兵在河西走廊沿路六百多里种了柳树二十六万棵,人们把这些柳树称作“左公柳”,至今传为佳话。清人杨昌溪写诗赞道:“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惊蛰

古今趣俗话惊蛰

□ 汪小科

惊蛰,又名启蛰,是仲春时节的开始。二月节,万物出震,震为雷,故曰惊蛰。意即因冬眠而蛰伏于泥土中的昆虫被春雷惊醒。惊蛰是二十四节气中极具特色的一个节气。

农忙正当时。唐诗有云:“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田家几日闲,耕种从此起”。农谚也道:“过了惊蛰节,春耕不能歇”,“九尽杨花开,农活一起来”。我国劳动人民历来重视惊蛰这个节气,并将它视为春耕开始的日子。在华北,人们有“惊蛰不耙地,好比蒸馍走了气”的防旱保墒经验谈。在江南,人们要适时追肥,浇水灌溉,防止湿害。在华南,人们也需做好早稻播种和秧田防寒工作。待气温回升,还要对茶树进行修剪和施肥,对各种果树也要施好花前肥。每逢惊蛰到,恰是农忙正当时。

祭祀敬雷神。《周礼》中记载:“惊蛰,孟春之中也,蛰虫始闻雷声而动”,可见“惊蛰”一词源于雷声。古人认为雷神是鸟嘴人身、背生双翅、持锤擂鼓的神灵,故在每年惊蛰之时都会祭祀雷神,祈求一年的风调雨顺。惊蛰虽不及立春唯美的和春分的温暖,是一个寻常的过渡节气,人们的祭神行为也多是出于自发和自愿,但在我国的很多地区,每到惊蛰,家家户户都会贴上雷神的招贴画,然后摆上贡品,以祭神灵,或是去雷神庙燃香祭拜,虔诚祈愿。惊蛰节气看似平凡,实则响亮。

养生好食俗。在我国民间,素有“惊蛰吃梨”的食俗,人们将“惊蛰吃梨”寓意“害虫分离”,“梨”谐音“离”,意在让疾病远离身体。从养生的角度来看,惊蛰时节,乍暖还寒,气候比较干燥,极易口干舌燥,感冒咳嗽。而梨性寒味甘,有润肺止咳、滋阴清热、祛火怡神之功效。梨可生食或榨汁饮用,阳虚胃寒的人也可将梨制成羹汤或小吃,如蒸梨、梨汤等。惊蛰吃梨还可助益脾气,令五脏和平,增强体质,远离病菌困扰。在苏北和山西一带,还流传有“惊蛰吃了梨,一年都精神”的民谣。

民间古习俗。在广东民间,因有“祭白虎化解是非”的说法,所以惊蛰这一天有“祭白虎”的习俗。在古人看来,老虎既可怕又可敬。白虎星君是战伐、杀戮之神,也是口舌、是非之神。如果“犯白虎”,一年之内必有人横祸,前程诸般不顺。现在,人们“祭白虎”通常是祭拜黄色黑斑纹的纸老虎。祭拜时,以猪血喂之,令其吃饱后不再出口伤人。并以生猪肉抹在纸老虎嘴上,使之充满油水,不能说人非。同时,在香港等地还有惊蛰“打小人”的习俗,常与“祭白虎”同时进行。

如今,虽然农耕时代已经远去,但很多与惊蛰节气相关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并未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人们在数千岁月中顺应天时流传下来的一些民俗,依然绽放着别样的光彩,让我们能在繁杂的现实生活中找到一条贴近自然的本真生活之路!



宝华玉兰之父郑万钧

□ 霍义平

早春时节,宝华玉兰率先报春,满树芳华竞相绽放,花如绚丽香气袭人,这是宝华玉兰一年中最艳丽的高光时刻,只见山下车水马龙,踏春的人们呼朋唤友、三五成群来到这里欣赏被誉为“植物大熊猫”的珍稀树种,寻找春天的气息。

宝华玉兰是郑万钧先生于1932年在宝华山东坡的天然次生林里发现的。那时他才28岁,在中国科学社生物学研究所任植物学研究员。为摸清江苏的树种资源,受研究所派遣,他不辞劳苦常年跋涉于荒山野岭,采集树木标本。他在宝华山锅底洼谷地山坡发现并首先采集到一种玉兰新品种,它树干直立,呈灰色或淡灰色,手感平滑,仅存18株。成年植株超过10米,与毛竹、紫楠、野核桃、枫香等伴生,但林下岩石裸露,未见其幼苗。每当春季,未叶先花,花大如莲,匙形的花瓣由基部沿中线上呈紫红色由深渐浅,长约15公分,宽约4公分,它不同于花期相近的紫玉兰,更不同于白玉兰,它是介于玉兰和木莲之间的一个自然特有种。

郑万钧把采集到的标本,送给林学界学术泰斗陈畴教授鉴定,确认是玉兰科植物中新发现的品种,其稀有程度堪比大熊猫,遂以宝华山名给新品种命名为宝华玉兰。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宝华玉兰和许多亚热带植物,远在300万年的新生代曾繁盛地生活在东亚大陆。后来因气候变化,历经冰河期严寒的侵袭,全球气候变冷,多数物种灭绝,部分物种南移。而宝华山地处亚热带向暖温带的过渡地带,山峦起伏地形复杂,雨水充沛,土壤肥沃,小气候温和,在沟谷坡地保存了宝华玉兰、南五味子、南京椴和紫楠等溯源古老的树种,是研究古气候、古植物的活化石。经专家呼吁,现在宝华山已经被列为国家级森林保护区,宝华玉兰被列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的极危种,是全球绝无仅有的瑰宝,是镇江的骄傲,它和虎凤蝶一起成为江苏仅有的两张生物名片。发现宝华玉兰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林业大学郑万钧教授,人称“宝华玉兰之父”,他虽已作古,但是他的贡献却在科学界永驻。

郑万钧教授1904年生于徐州。1923年以优异成绩从江苏省第一农校毕业,次年调入东南大学,破格提升为树木学助教。1929—1938年任植物学研究员,1939年获法国图卢兹大学森林研究所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云南大学、云南植物研究所、中央大学、中山陵园植物园、南京林学院、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任职。1953年评为一级教授,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历任中国林学会第一届理事,第二、三届副理事长,第四届理事长和全国政协第四、五届委员。



宝华玉兰 徐群摄



南京林业大学的郑万钧教授像



上世纪50年代,郑教授应邀在日本召开的国际植物学大会上作专题报告



郑万钧教授

郑教授治学严谨,重视调查研究,曾在华东、西南等地从事森林植物的调查研究,调查各地地区的树种组成、分布和生长过程,积累了大量第一手材料。1945年郑万钧和胡先骕教授,共同对四川万县的标本进行研究,发现它与日本第三纪地层中的化石十分相似,遂联名日本古植物学家代三木茂教授正式建立水杉新属和命名水杉新种,论文于1948年发表,立即成为轰动植物学界的新闻,被誉为二十世纪植物学上最重要的发现,是中国科学家作出的伟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水杉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树种。1973年建立水杉母树管理站,如今,已在国内广泛栽培成功,并成功引种至亚非、欧美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

郑教授一生先后命名了100余个树木新种和三个新属。“文革”期间,他为编写《中国主要树种造林技术》,组织了全国两

百多个单位、五百多位科技人员,历时三年完成,于1978年出版,同年被评为林业部科技成果一等奖。郑万钧晚年主编的《中国植物志》第七卷准确地鉴定了我国已发现的全部裸子植物种系,建立了一个新的分类系统,阐明了各种系的地理分布区,好评如潮,1981年获林业部科技成果一等奖,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遗憾的是,他有生之年未能见到他主编的这一巨著问世。

可以告慰郑教授的是,为了保护宝华玉兰,1984年建立了面积为34平方公里的江苏省句容宝华山自然保护区,1996年又升级改造为国家级森林公园。他们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对宝华玉兰进行了采种育苗和人工栽培,目前年产宝华玉兰良种优质苗5万余株,各种规格苗木达10万余株。对宝华玉兰成年植株进行了筛查,对遗传性状优良及变异单株进行了扩繁,

积极选育。2021年完成对母树挂牌认证工作,通过留优去劣、配方施肥等一系列的措施,减轻了宝华玉兰结实大小年的现象,还发现了22株天然种群野生成年个体,落叶阔叶林下也发现有宝华玉兰幼树,丰富其遗传多样性。与此同时,还实施了“异地迁移保护”策略,上海植物园2017年引种的5株宝华玉兰,已经盛开在木兰园。目前宝华玉兰在南京中山陵、雨花台等地城乡园林绿化与生态景观建设中均有较好的应用,未来将有序扩大栽植范围,提升林木数量基数,为资源保存打好基础。更让人惊喜的是去年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植物专家在湖南北罗霄国家森林公园发现了宝华玉兰,这是90年来在镇江宝华山之外的首次发现,拓展了该极危物种的自然分布区,对保护这个野生资源有着重要意义。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为作者提供)

关于长江客轮的记忆

□ 于锡强

镇江地处长江和大运河交汇处,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水上客货运输由来已久。鸦片战争后作为长江干流上第一批开放的通商口岸,英、美随即就有五艘轮船专驶镇江—九江—汉口一线。港口码头由原来自然港湾驻泊水帆船,逐渐向靠泊轮船的近代港口发展。1873年招商分局开始自营了长江航运。港口最繁忙时有60多家小轮公司,年吞吐量120万吨以上,日客运万人次以上。

上世纪70年代初我因上班离家远急需买辆自行车。那时自行车凭票供应,没票有钱也只好干瞪眼。好不容易上海亲戚帮忙弄到一张票,我便去沪提车。哪知铁路不给托运,一筹莫展中表弟说乘船可带自行车,于是便排了两个小时队买了船票乘船回镇江。带着崭新的自行车早到到十六铺码头候船,夜幕下的黄浦江畔,汽笛声声,马达轰鸣,灯光璀璨,万国建筑博览群一览无余。晚上十点汽笛一声长鸣,我乘坐的长江大轮到,我只记得是东方红号,但记不清是几号了。

我是首次乘大轮船,远望江中即将停泊的大轮,我觉得那简直就是一幢大厦。船身有百米长,水上有四层,听说水下还有两层,高大雄伟,威风凛凛;船尾飘扬着五星红旗,鲜艳夺目。

我推着自行车手持船票,排队检票进入大轮。我买的是四等舱,乘务员将船票

换成某层某号的卧室牌。四等舱是面对面的两排铁架子床,共有十六个床铺。两边是门,门外是走廊。我好奇地摸摸墙壁,那是白磁漆刷的,光滑滑的。躺在标有“东方红某号”红字的白床单上,还有盖的毛毯,非常惬意——乘坐各种交通工具在不考虑时间的前提下乘船无疑是最舒服的!

票价低廉的轮船是多数平民百姓长途旅行的首选。我在船上乱逛,看到几个农民模样的人也在船上到处看,正当他们抚摸着墙壁和门感慨时,突然一个女同志从门里面走出来。等他们看清门上写着“女厕所”字样时惊讶不已,说轮船上的厕所真干净!后来我出差到南通、汉口坐大轮大多买四等舱。有时买不到票则选择坐五等舱,那是大房间,床铺一排排每排有三层。我也买过三等舱,价格要高一点(出差高出四等舱的费用要自贴),室内环境宽松一些。大轮上还设有一、二等舱,条件就更好了。客轮上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开水间、洗漱间、厕所、浴室、医务室、餐厅、小卖部、邮电所……在小卖部可买到市面上紧俏的“飞马”“大前门”等香烟。五等舱之外还有大轮水下最底层的散席,大空间,不甚明亮,通风不畅,价格十分便宜,又是另外一番景象。几十人甚至几百人各自随意在铁地板铺一张席子,有的只垫个硬纸板。随身带的各式物品,有大箩小筐,盛鸡鸭的是用竹编的扁圆形镂空篓子,上面有盖,竹篓



虽浅平但是特别大,根据小鸡小鸭的实际情况设计得很实用。每个竹篓能盛小鸡小鸭数百只。竹篓下兜着绳索,可用扁担挑起。还有硬木包装箱(装有机械配件或螺丝等)等大包裹,甚至还有带八仙桌等大件家具的。

我逐渐了解到长江客运的航线有汉申线、汉宁线、汉渝线等。汉申线是汉口至上海,停靠汉口、九江、安庆、芜湖、南京、镇江、南通、上海。汉宁线是汉口至南京,汉渝线是汉口至重庆。上世纪70年代长江客轮大多是以国产新轮船东方红X X号命名,全国劳模杨怀远就在东方红客轮上工作。

轮船起航后在远光灯的照射下,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望无际的长江航道。客轮的汽笛声划破了江面的夜空,两岸的景色变得朦朦胧胧,犹如雾里看花。螺旋桨在船尾搅动起白色的浪花,不停翻滚。等天逐渐亮了,坐在床上也能看到两岸风光。我站在走廊倚扶船舷,江风扑面,海鸥就在不远处飞舞,颇有情趣。长江下游

宽阔的江面,给人留下海面般的感受。溯江而上不同的江面不同的景色,岸上的村庄、树林、山峦、河道、农民、牧童,以及渔船下网、鱼鹰捕鱼,大帆船鼓满风帆摇橹前行,让我眼花缭乱。江面上大小船只穿梭来往都离得远远的,避开大轮过后的那很深的一道水槽漩涡。有次我突然看见江中一排黑影穿梭于浪中,一拱一拱的,有七八条,只能看到它跃出水面的一点背脊。有人大声叫:江猪(江豚)、江猪!一会儿便不见了。

轮船每层都设有餐厅。餐厅是玻璃门窗,小桌子、木凳子摆放整齐。饭菜物美价廉,早餐是粥、馒头、包子、菜汤面,还有榨菜、腌萝卜条;中午、晚上是米饭、盖浇饭等,配有多种菜肴供应,比火车餐车的更可口实惠。经过十多个小时的航行,中午抵达镇江港。

随着改革开放后经济的飞速发展,长江上建成多座大桥,高铁、高速公路不断延伸,人们不再选择乘轮船出行,长江客轮离我们已远去。

